

替代

江渐离

我失业了，不是第一个，也决不是最后一个。随着机器人家族的不断扩大，失业人数正不断增加。这不，我也成了失业者中的一员。那天早上九点，我准时进入办公室。望着办公桌上堆积了好几天的往来公函，早起的好情绪一下子就溜走了。不一会儿，机器人秘书来告诉我，老板要见我。

我的脸上泛起一丝苦笑，昨天上午他已经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去过一回。他抱怨我的工作态度、速度，抱怨我的休假以及……其它所有的一切。似乎我在公司里什么都是最糟的。

略略拢了拢头发，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出精神焕发的样子。

“董事长，您找我？”走进董事长的办公室，我觉得今天的气氛有些不太对劲，不由得紧张起来。

胖乎乎的董事长抬起半秃的脑袋，用十分古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板起面孔对我说：“江渐离先生，我正式通知你，你被解雇了。”

他又看了我一眼，“这是董事会的决定。”

“解雇我？”

“是的！”他毫不犹豫地接住我的话头。

我犹如被人在头部猛击一下，心慌意乱地嚷了起来：“这怎么可能？我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，是最出色的管理人员，也是最有资历的总经理候选人！”

年初的时候，我被告知将升任总经理，并有可能因此进入董事会。我做了近十年的副总经理，好不容易熬到现任总经理退休。这次提升将是我事业的巅峰，为此我十二万分卖力地干了二十年！

董事长并不理睬我的大喊大叫，他慢悠悠地点燃一只粗大的雪茄，又慢悠悠地说：“以前是，可现在不是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忍不住把嗓门提到最高。

这时，董事长办公室的门忽然又开了，进来的是一个机器人。董事长伸手一指，“因为现在我们有了它。”

我万分诧异地打量着进来的机器人，底座是个圆盘，有几个万向轮。中部是一个有着各种各样指示灯的圆柱，圆柱形的躯干上合着一个半球形的脑袋。

真是丑陋的家伙，我低低的咒骂。

“江渐离先生，你的确是个杰出的人才。但你毕竟是一个人，你需要加薪，渡长假，你不能同时处理七八件公文。而机器人不同，除了低值的能量它只需要工作。还有一点，就是它的价钱。”

“你一年的薪水可以买两个机器人！”董事长吸着雪茄，仍是那么慢悠悠地说话。

我愣了半天，看着董事长，时不时又偏过头去看一看那个丑陋的机器人。

“告诉江先生他该怎么办？”董事长说。

机器人胸口（？）的指示灯闪过一阵之后，半球形的脑袋里发出瓮声

瓮气的说话声：“你好江先生，我是本公司新任副总经理，我的名字叫DX717。您已经被正式解雇了。鉴于您在本公司服务二十年，并且成绩斐然，您能在公司财物部领到本月的全薪及以后两个月的生活费。”

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家的，脑子里象是熬了一锅燕麦粥。等到我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到银行去查一下账户，看看还剩下多少钱。单身男人通常对钱财不那么看重，大都是左手钱来，右手钱去。当他们感觉到应该尽量减少浪费的时候，大多数情况是他们已经是穷光蛋了。

赶在银行关门之前，我查到自己账户上的存款数。谢天谢地，当然还得谢我供职的那家公司。因为那剩下的钱足够我舒舒服服，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了。要知道，我不是那种能挣会花的人，也没有什么过于奢侈的爱好。但令我积下这笔大数目积蓄的主要原因，是我做副总经理时的丰厚的薪水。我几乎每年都提出加薪百分之二十的要求。回到家，我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翻看起报纸来。报纸上满是关于失业率的报到，以前这些版面用来刊登招聘广告，现如今都撤走了。大概都用机器人了吧，我这么想。

“江先生，我需要加薪。”女仆不知何时来到我的面前。

“加薪？”

“是的。”她显得理直气壮。

“为什么？这可是六个月来你第三次要求加薪了。”

“可这几个月来您请客越来越频繁，工作量明显增加了许多。而且，您给的休假时间也太少，星期天我应该得双份的工钱。”我听着她说话，脑海里浮现出我历次要求加薪的报告中的词句来。

“不，不加薪！”我加重语气表示我的决心。

“如果您不同意的话，我想换个地方。”

她在威胁我，她竟敢威胁我！压抑了一整天的坏情绪一下子暴发起来：

“如果你执意这么做。那么，你现在就可以走了。”

女仆木然地看着我，终于还是去收拾自己的东西走掉了。

我只得苦笑。她显然没意识到如今外面工作有多难找，廉价的机器人正有力地冲击着劳务市场，象我这样的管理人才都受到了波及，她又能做什么呢？

我决定在职业介绍所里再找一个女仆，因为我想起刚刚抢走我职位的机器人。

机器人真是该死！（愿天下所有的人都来诅咒它们。）在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我接连换了六个女仆。原因是她们不合时宜地提出了加薪的要求。而据我自己以往的经验而认定，人要求加薪的欲望是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。

其结果是我将她们一个一个地辞退了。

我很快就厌烦了走马灯似的换女仆的生活方式，我忽发奇想想用一个机器人。机器人给我的不良印象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了，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你都能看到机器人的身影。我已经习惯周围有无数机器人的生活了。

我首先打了几个电话给朋友，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一些购买机器人的常识。接着，我拨通朋友推荐的一家机器人代销店的电话。接电话的是个机器人，有着一个方形的脑袋，这是我从可视电话屏幕上看到的。它听完我的要求之后说：“我们可以满足您的要求，先生。”

“不过，按照您的要求我发现，您最好的选择是一台使用过一年的机器

人，它是X X公司的产品。我可以向您保证，这台机器人身上每一个零件都还十分管用，起码五年内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损坏。”我沉吟了一下问道：“你可以告诉我这台机器人为什么被重新出卖吗？”方脑袋机器人回答说：“它的主人向我们商店购买了一台新产品机器人代替了它的工作。”

“我实在吃不准……。”

“这样吧，您可以先试用一周。如果您觉得不满意的话，我们随时愿意为您调换。至于费用，等您满意之后再支付。”

“好吧，我等你们把它送来。”

机器人问清楚我的地址之后挂掉了电话，在挂电话之前它还告诉我，如果购买它推荐的机器人还可以打一个折扣。

真不愧是一家久负盛名的机器人代销商店，我非常满意。尽管刚开始时，我有点不习惯和机器人谈生意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散步回到家。老远就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圆盘底座，圆柱形的有着各种各样指示灯的躯干，半球形的脑袋扣在圆柱上。

“江先生您好，我的名字叫高夫 dx717。它们告诉我，您将是我的新主人。”

飞行故事

作者：江渐离

主持人的话：

多数字航科幻小说将人类征服空间的浪漫过程展现在读者眼前，而另一类科幻作家则争辩说，在人类通往太空的道路上，根本没有浪漫可言，因为你所做的每一桩事情都可能严重地威胁着整个航程的安全。《返航途中的A340》就是后一种观点的突出体现。一个宇宙航行者因为无法忍受孤独和寂寞，他擅自打开飞船的货舱，擅自开动了其中的货物，于是，整个飞船的灾难由此产生。

江渐离，197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。长期旅居北京进行科幻文学创作，与星河、杨平、严蓬四人合被戏称为中国先锋科幻小说的“京城四少”。他的主要作品包括长篇科幻小说《星空的诱惑》等。

返航中的 A340

江渐离

每个宇航员都有故事，只不故事的惊险程度各不相同。

我的故事是关于驾驶 A340 号飞船离开麒麟座二号空间站，独自返航时发生的。

地球离我如此遥远，以至我必须选择返航途中的生活方式。飞船主计算机的名字是我无聊的飞行生活的象征——“尖叫”。几乎所有的宇航员都给自己飞船的主计算机起些稀奇古怪的名字。

“请选择返航控制方式，”尖叫模拟着大明星邝平的声音对我说：“想要听听我的意见吗？”

我斜躺在工作台前的椅子上，把脚翘得很高。“说来听听。”

“第一种选择您可能不太喜欢。”

“是冬眠吗？”我笑了笑，“那就算了，我喜欢在想睡的时候睡会儿。”

“的确，个人的生活方式很重要，但我还是推荐您使用这种方法，毕竟它最简单。在您冬眠的时候，我能把飞船管理得非常好。”

“我不是信不过你，尖叫。”我说，“算了吧，我看我还是自己找个乐子吧。”

只要尖叫不说话，飞船就出奇地安静，发动机“嗡嗡”的轰鸣声显得有气无力。发了会儿呆后，我突然想起路过麒麟座二号空间站时，李长林托我把一个报废机器人带回地球，还美其名曰节约物资。

我在货舱的最底层把那旧机器人翻出来，检查了一遍后不由大骂。这个破人！旧机器人除了几个零件失效外，其它都是好好的，又被他蒙走一个新机器人。

半个小时以后，旧机器人就被我捣腾好了，你听听，声音还挺不错呢！

“美联公司 2122 年出品，我的名字叫可爱。”

破人！一个圆桶样的机器人居然叫可爱，一点审美眼光都没有。

“9 号通讯端口，呼叫江渐离，呼叫对方李长林。”

我打开就近的可视通讯平台，“嘿，老江，总算还来得及。”

“你有完没完，追那么老远什么事？”我有点不耐烦看见他，虽说是老同学，但在空间站干了几年后，他现在牛气冲天。

“你这次拿来的配额单有问题，”他趴在床上，啃着一个西红柿：“这东西少了整整一公斤。”说着朝我一扬手。

“新鲜蔬菜都这样，路上有损耗。”我忙着给可爱换轮子。

“老江，”他迟疑了一下，“你在拨弄可爱？”

“当然。一修就好，天晓得你们怎么使的，这样就报废。”

“它好象有点问题。”

“问题？”我冷笑道，“天知道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它曾经破坏了我的储备仓库，使我们损失了两年的数据资料。”

“主动控制器上有三个焊点松了，就这个原因，可我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”

他似乎还想说点别的，但这时通讯受到宇宙射线的干扰，中断了。

接下来的三天，我过得相当舒适。飞船里多了个会动的东西，让我排遣了冷清。跟可爱说话，总比和无处不在的尖叫聊天好。必要时，我还可以把可爱轰回它栖身的货舱。

一阵警报声惊扰了我的饭后小憩。

“警报！警报！飞船右舷受到不明物体冲撞！”我穿行在长长的走廊里时，尖叫在第一时间开始了它的例行报告：“系统第一次检查完毕，没有造成船体损伤……系统第二次检查……”尖叫忽然中断了报告。

这是这么长时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。简言之，这种机器人对故障的报告从来是连续不断，这是功效学家的建议，因为不断的警报可以加大人的警觉程度。除非……电脑的中心控制系统出现了某种不正常？

正犹疑间，只听尖叫再次发出警报，“注意，注意！中心控制系统发现不明侵入！线路检查中……”我飞奔到电脑主控室时，尖叫还没有停止报警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有不明操作指令的侵入，在 5 号通讯端口。”

没等我坐下，尖叫已经发疯似地狂叫起来：

“发令者身份？”

“请输入指令！”

“请核对密码！”

“密码错误！”

“非法操作！”

“发现非法操作，在 5 号通讯端口，身份报告：JQ150233，美联公司 2122 年出品，代号可爱。”

“我不可能抵抗！”

“我准备接纳！”

“核对密码，密码正确……”天哪，尖叫疯了吗？

“告诉我出了什么事！”我大声地喊道。

也许是我的声音给尖叫起到了镇静作用，也许是威胁已经过去，它突然开始回答起我的问话来。

“GMT192351 时刻，我们的飞船受到直径 0.5 公分的流星体袭击，船体无损；“GMT240900 时刻，美联公司机器人 JQ150233 通过 5 号通讯端口连接主控计算机，要求实施 TERRE 计划……”“什么计划？”我打断尖叫的报告。

“TERRE！计划已被执行。能量舱四个阀门被启动，飞船总能量损失 77%……”能量损失 77%？这意味着飞船在未来将只能保持八分之一光速行进。

“我已经制止了能量泄露。”

“晚了！”我第一次发现邝平的声音这么难听，“可爱呢？”

“美联公司 2122 年出品，代号可爱已乘坐 1 号急救舱脱离我们的飞船！”

我来不及思考机器人逃走的原因，而是立刻计算起剩余的能量到底还能干些什么？”

“以 0.9 倍光速飞行整整 2 天！我已得到了计算结果。”尖叫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。

“这点时间和距离连太阳系的边都蹭不上！我们完了！告诉我，从你也是个机器人的立场上看，上帝保佑，那个混蛋可爱在做什么？”

“去问它的残余记忆！”

“残余记忆？”

“对。美联公司 JQ15 系列是星际冷战时代制造的间谍机器人，某些任务被固化在芯片上。后来 JQ15 转向民用，大部分间谍指令被撤消，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，还有部分机器人带有残余记忆。这些记忆会在突发事件时被动激活……”“别说了！”

我颓然地倒向座椅。

“我真是活该呀！”

《返航中的 A340》后来被写进《远程宇宙飞行员训练基础读物》的文科教材。在故事的后面还附加了一大堆思考题。为了排遣无聊的时光，主人公违法打开货舱修理报废的机器人，他这样做到底是否正确？这个问题在人类实现“瞬间穿越宇宙”的方法之前，将一直是宇航候选人激烈讨论的话题。

--

胡为逐名利，往来红尘道。

不如今日去，何悲臭皮囊。

肉体的轻蔑者

江渐离

我要讲一个故事。故事取材于一个神话。

（很多人以为历史学家都不相信神话，我从不这样认为，我本人就是一个史前史学家。）

我们都知道，人类的文明曾经在地球上毁灭过一次，历史学家习惯上称之为第一文明。

由于时间久远，现代人已经找不到任何第一文明的遗迹，所以如今的史前史学家研究的其实是毁灭时代的历史。

（有些人否认第一文明的存在，认定这和原始人没有感情是几乎一样的笑话。）

所谓毁灭时代，就是第一文明和现在我们的第二文明之间的一段时间，距今约三千年，持续了近四千年。在我打算讲这个故事之前，有个考古队在古利恩河中游附近，发掘出一个相当有价值的文化遗迹，据初步考证，这个遗迹属毁灭时代的中晚期。

我刚才说要讲一个故事，主人公的名字叫伦，男性，生于毁灭时代。伦可能是有记载的第一个“叛逆者”，他生活在荒原上。

伦的部分残躯在我上面提到的那个遗迹附近出土。

古老的利恩大河蜿蜒穿过这片荒原，尽管早已干涸成小溪，但它仍然是附近许多部落的母亲河，它给河两岸的人带来了这个世界最匮乏的净水。

远处，拉尔比斯火山终年火光冲天，伴随火山喷发而来的是火山灰，造就了一片可供种植的土地。伦的部落长久以来就生活在这里。伦从小就喜欢站在高坡上，整日仰望拉尔比斯山喷发的壮景。

伦十四岁的某个早晨，一种莫名的情绪困扰着他。他仿佛去了一个极其遥远的地方：绿色的植物铺满原野，空气中没有硫磺的气味，天空是淡淡的蓝色，几朵纤柔的云缓缓飘过。

那里还有一个女孩。明丽的阳光倾斜下来，女孩乌黑的长发上闪动金色的光芒。

女孩在那里，并不说话。

伦感到冲动，从心底里生出渴望。

“能和这样美丽的人在一起，一定很好。”伦这样想着。

女孩注意到伦在看她，于是笑了起来。那笑声犹如山涧中的溪水在山石上敲击，清脆而且动人。伦有些陶醉了。

他们在原野上嬉戏奔跑，相互追逐。伦并不急于追上她，他更乐意欣赏她健康的身体在阳光下尽情舒展。这不是部落中年轻人的游戏，也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行为。

后来，他们累了，躺在草地上。他们是如此地接近，彼此肌肤紧贴。伦认为太阳已经升到天中，周围变得燥热不堪，热得必须把身上多余的遮蔽物去掉。

伦很冲动，也很紧张。他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浑身的血都聚集在头部，他因此感到晕眩。一种奇怪的酸胀感突然在他身上出现了，随之而来的是无比的舒畅感，这种感觉迅速扩散开来。伦似乎在一瞬间飞上了云端，飘飘然的，他忍不住大叫起来。

伦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，一个第一文明和第二文明的同龄少年都经历过的梦。但在毁灭时代没有人会做梦，甚至很少有人知道，人其实是会做梦的。

伦生不逢时，他活在毁灭时代。

可伦感到异常的兴奋和快乐，这是前所未有的兴奋与快乐。他快乐的大叫使他从梦中醒来。

一夜之间，伦的生活被改变了。

伦从梦中醒来，隐约有些不安。他说，这很奇怪，应该告诉长老。

长老通常是一个部落中最有权威的人，也是最睿智的。如果说毁灭时代的人还有一点感情的话，那大约就只有恐惧了。听了伦的叙述，老人们无一例外地感到恐惧，他们躲在一边悄声商议，不时偷眼看看伦。

（毁灭时代的人以部落的形式生活在荒原中的灌木林中，信奉神灵。）

伦被长老们驱逐出灌木林，没有说明原因。伦从长老及部落中人的眼中看到恐惧——无奈的恐惧。

伦从此游荡在荒原上，远离人群，食物匮乏。

被驱逐的瘦弱少年渐渐成长为健壮的青年，他明白了许多事。他总是趁着黑夜潜入部落，以了解被驱逐的原因。

每年固定的时候，部落的长老们要为十五岁的少年举行成年仪式，由于过早地被驱逐，伦失去了参加成年仪式的机会。伦只能在一边偷听，他羡慕那些围坐在篝火旁的少年们。

“神创造了人。”

“神厌倦了自己创造的世界，于是决定毁灭它，同时也毁灭自己。”

“在最后一刻，神后悔了，他让人类活了下来。”

“神最后说，这个世界上魔鬼无处不在。魔鬼们充满了肉欲。魔鬼的力量仅次于神。魔鬼将要改变人的生活，使人们背弃神的教导。”

“神将会复活，重新管理世界。他将遗弃顺从了魔鬼的人，并惩罚他们。”

“……”

充满硫磺味的空气中，长老低沉嘶哑的声音回荡着。篝火忽明忽暗，在少年们的脸上跳动，不远处的黑暗中，伦听得有些痴了。

听这些枯燥无味的故事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伦的唯一乐趣。他意外发现自己并不反感主张驱逐自己的长老们，反而对长老们所说的深信不疑。他变得信神，并学会了向神祈祷。

（权威历史学家们相信，毁灭时代的人从小接受一种被称为“神创论”的观念，这种幼稚的信仰深入每个人的骨髓。）

伦似乎明白了十四岁的那个早晨发生的一切，他的行为不端，是被魔鬼诱惑的结果。伟大的神的故事深入他的骨髓，他虔诚地向终有一天要复活的神祈求，他强迫自己去厌恶自己的肉欲，尽管他不太清楚“肉欲”是什么东西。

伦对自己说，我有肉欲，我要抛弃它。我相信神能帮助我。

伦生活在荒原上，远离人群，他的苦恼日渐增多。他一面努力让自己

对自己的肉欲表示厌恶，同时又怀念着没有硫磺味的空气和美丽少女，他无法保持平静。这是一个矛盾，就象他一边愿意接受驱逐，一边又渴望和其他人接触。

有一天，荒原上出现了一个过路人。说是一个，其实是两个。

伦好奇地看着过路人，他们是多么古怪啊！

这两个人身体紧贴在一起，胸部相连。两颗差不多一样的头颅相对，四条上肢不用移动就能相互接触。他们用四条下肢行走，但身体必须侧着。他们偶尔也正着身体走路，但只是偶尔，因为这样走路必然是一个向前一个朝后，他们两个都不喜欢这种方式。

“我们是一对孪生兄弟，我是戈尔，他是蒂尔。”

伦邀请这对孪生兄弟歇息一会儿，他渴望和人交谈。

伦和这对兄弟说话，他讲自己的故事，讲了很多。伦有些后悔，也许这对兄弟会被他吓跑的。但他还是讲了，从头到尾，一点也没有遗漏。

这对兄弟并没有流露出恐惧，至少伦看不出来，大家都沉默了片刻。

“我们不怕魔鬼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魔鬼。”一个说。

“不过我们和你不一样，你是唯一有肉欲的魔鬼。”另一个说。

戈尔和蒂尔也给伦讲他们的故事：他们出生的时候就象现在这样，形状古怪，也被认定是魔鬼的化身，因此他们部落中的长老决定将他们放逐。兄弟俩到处流浪，去过许多地方，遇见过许多有趣的人。他们说，荒原上有许多被认定是魔鬼的人在流浪，而有肉欲的魔鬼他们只遇见一个，就是伦。

伦对他们说：“我厌恶肉欲，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消除它。我每天都在祈祷，神如果能了解我的虔诚，也许会帮助我。”

“神不存在！创造世界的是人！”戈尔漫不经心地说，伦在谈话得知，戈尔不信神。

“再说肉欲和肉体是共生的，它不能脱离肉体单独存在，所以滋生了肉欲的身体将永远无法摆脱肉欲。”

“不，神是存在的，他只是尚未复活。”反驳的是蒂尔。

“没有人会复活，死亡就是死亡，死亡代表一切都结束了！”

“灵魂，戈尔，你忘了还有灵魂。人的肉体是会消亡的，但灵魂却永恒不灭。”

伦这时问：“什么是灵魂？”

蒂尔和戈尔对视一眼，说：“灵魂是相对肉体提出的，当年神毁灭世界的时候抛弃了注定要消亡的肉体，使灵魂获得永生。”

戈尔让蒂尔停下来，他说：“可你怎么解释巫师的工作呢？他们能让失去肉体的人活下去，你难道能说那些没有肉体的人是不灭的灵魂吗？”

“没有肉体，人还能活着吗？”乍闻之下的伦惊讶万分。

“巫师们有这种本事。”戈尔说。

“巫师们？”

（现在还没有更多的资料，以至我们无法确定巫师们掌握了什么技术，但有一点可以证实，即所谓巫师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科学家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当时的巫师还保留有第一文明的技术残余，比如说将人改造成机器人的技术。）

伦最终找到了巫师的部落，改变了形体。

（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秘密，一切谜语的谜底都将被时间破译。伦的

残躯出土后，第一文明的存在成为必然。没有人相信原始人类能进行这样的手术，并造就如此神奇的人机结合体。)

(没有人知道那帮巫师们是怎样干的，也许这个谜要几百年以后才能被揭开，不过这对故事并不重要。)

从巫师部落里出来，伦很轻松。他迈步走在山间的小道上，他想回自己的部落去。从前那种跋涉的艰苦荡然无存，他走得异常轻快自如。

重新看见利恩河时，伦知道离家乡已经不远了。空气中的硫磺味依然那样地浓，干黄色的荒原上依旧寸草不生。

远远望去，荒原上象是有个人踽踽而行。渐渐近了，是一个留着长发的女孩，她一身的憔悴与疲倦，佼好的面庞因长途跋涉而沾染灰尘。

伦的脑海中刹那间闪过几个记忆的片段：蓝天上纤柔的云；铺满绿色植物的原野；闪动金色光芒的长发……

女孩走到伦的面前，用一种惊异的目光打量他闪亮的钢铁身躯，她不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这样一来。

“你好！”女孩说。

“你好。”伦答应道，他的声音干巴巴的。

他们两个面对面站着，目光相接。

伦看到女孩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极其熟悉的眼神，他正想着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孩。

女孩的目光忽然停在她的脸上，她倒退了几步，闭上眼睛摇摇头。

“你是在旅行吗？”

女孩沉默片刻之后说：“是的，在旅行！”她不再看伦，仿佛一下把所有的好奇心都抛开了，她背过身去，又说：“我的名字叫黎，我在找一个人！”

“找人？”

黎没有理会伦的问话，她自顾自走开去。走了几步又停下来，“我在梦里认识的他，”她的声音中充满了忧郁的味道，“他偷走了我的心！”

“梦？心？”伦依然迷惑着。

黎似乎不再对伦感兴趣，她说：“我要走了！”

伦模模糊糊有些预感，但他只说了一句，“你要走了吗？”

黎点点头，一阵燥热的风吹来，她的长发在空中飘动。

“你——”一个遥远的记忆变得清晰：那个早上，那个奇怪的经历以及随之而来的驱逐。伦大叫一声。

(现代很多科学家正在研究“心灵感应”，他们到处搜集资料，也许这个故事能算一个。)

黎没有回头。

灰黄色的山那边，夕阳西下。黎迎着夕阳向前走，长长的影子留在身后。

伦没有追上去，他甚至没有再喊一声，他很后悔。

生活方式

江渐离
引言

“机器人的利益高于一切，机器人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领导者。”

“自然人将永远受到机器人的保护，自然人的利益仅次于机器人。”

“自然人未经允许，不得生育自然人儿童；自然人绝对不允许抚养自然人儿童。”

- - 《地球宪法》(又称《第一机器法》)

“自然人不得在机器人政府的军事、司法、情报等部门工作，不得通过选举‘正电子院’。”

“自然人不得从事与机器人(包括正电子脑)制造、维修等有关的工作。”

“自然人无权要求召开、列席‘正电子院’会议，特殊的听证会要求自然人参加时，必须经过‘正电子院’半数以上议员的同意。”

“自然人未经批准，不得生育自然人；自然人儿童必须交由机器人管理的抚养院抚养。”

“自然人不得从事反对机器人政府的活动，并不得宣扬和支持这种活动。”

- - 《自然人法》(又称《伯顿法》)

“机器人没有理由限制自然人争取自治，请理解自治这个词，它不同于自由，如果说机器人政府已经给了自然人自由，那么请再给我们自治。”

“自然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这是机器人无法理解的，而不能理解自然人又怎么能很好地管理自然人呢？为此，我们要求自然人自治。在机器人和自然人共处的社会中，自然人应该有一个合理合法的自我管理机构，这将有助于机器人政府进一步改善自然人和机器人的关系。”

- - 《议政院演讲集》(作者何子明)

“不要指望机器人会给自然人带来幸福，自然人的幸福必须靠自己去争取。”

“从某些方面来说，自然人无法与机器人抗衡，但另一方面，自然人有着机器人无法比拟的优势。自然人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，学会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，其中也包括利用自己的敌人。如今，自然人将再一次发挥自己的长处，要想获得最终的自由，自然人必须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敌人 - - 机器人。”

“必要的时候，我们要妥协。但这只在必要的时候！自然人现在还没有能力直接夺回失去的世界，那么，为了保存力量，我们不妨在表面上做出些让步。”

- - 《何子明给邹福远的信》(未发表)

“今天，我开始走向胜利，我成功地领养了一个正电子机器人。所以，从今天起，我要养成写日记的习惯。我必须记录发生的一切，毕竟我的大脑会忘事，而正电子机器人不会。”

“我正在将自然人的生活方式灌输给机器人，机器人的感情程序是很了不起的。哈，我看我是有点疯了。但这工作让我兴奋，我正在和机器人比赛。”

“改变一个人也许是困难的，但改变一个机器人却显得更难。”

正文

天气预报说：今天早些时候会有小雨。此刻的天空充满了忧郁的灰色，仿佛随时会有零星的雨点飘落下来。

我站在父亲的坟墓前，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慨与郁闷，电子线路象是生

了锈，信息流通过时有点涩。每到这种阴郁的天气，我就有一种要和父亲聊天的冲动，所以我来到了墓地。

父亲离开我已经七年了，我不知道人类所说的另一个世界到底存不存在，父亲在那个世界过得怎么样？他是否还象从前那样，用他那温和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我。

我常在想，如果当年领养我的不是这位长眠在墓穴中的男子，我又将是一种什么情形？

看墓人佝偻着背在墓地里走来走去，摇晃着铜铃，发出“叮当叮当”的声音。据中央电脑说，这是一种安慰死者的古老传统。然而我觉得，那不过是拙劣的伪造和彻头彻尾的谎言。谁也不知道古代看墓人是怎样工作的，人类早已忘记了历史，习惯了屈从，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中央电脑说什么，就是什么！

父亲有别于别人，他简直是个勇士，我还记得他常对我说：

“特纳，不论什么时候，别忘了关心人类的命运。”

“特纳，你嫌弃人类的卑微懦弱吗？不，不要这样，这对你和这个世界全无好处！”

“要爱，不要恨，这是人类的生活方式！”

被父亲领养时，我已经算懂事了。我知道那天父亲又输掉了一场极为重要的辩论，从而使他只能领养象我这样的孩子。父亲的脸色和今天的天空一样阴沉，他粗壮的手臂挽着我，大踏步地往回走，心事重重。

“那么说以后您是我的新爸爸了？”

父亲没有理睬我，继续快步走着。

“以后您会照顾我，是吗？”

父亲仍不睬我，我只好陪着他一起沉默。

一台巨型碾路机正在我们前面缓缓驶来，父亲忽然停下脚步，他先是恶狠狠地看着我，嘴里嘟哝着一些我听不懂的音符。碾路机缓缓驶近，带着轰鸣。我发现父亲紧紧抓住我的肩膀，不由自主地颤抖。

我们当时站在人行道上，父亲在内我在外，离碾路机的工作区不到一公尺。

父亲直勾勾地盯着碾路机看，面部表情十分复杂。我轻轻地推了推他，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，再不走就赶不上回家的末班车了。”

父亲迟疑着，他的手抓得更紧了，碾路机巨大的碾子滚过，轰鸣声渐渐移到我们背后。

我又说：“爸爸，您怎么啦？”

很多年以后，父亲躺在摇椅上吸着烟斗，我站在靠窗的地方给他画肖像。父亲做了个手势，让我停下来。

“特纳，”他说，“你知道吗，那天我真想把你推到碾路机的碾子下去。”

我被吓了一跳，“您在开玩笑吧？”

“不！”他坚决地否认道，随即摀灭烟斗。“我想让碾子把你压扁，然后拿去给正电子院的议员们看看。”

我在他身边坐下，听他说话。

“自从智能机器人取代自然人统治这个世界以来，自然人的生活一直受到诸多的限制，有法律规定：自然人不得领养自然人儿童，自然人儿童必须离开父母，在智能机器人管理的抚养院中生活。”

“我知道，这是有名的‘自然人法’。”我说：“这是正电子院第一任议长R·伯顿先生提出的，所以也叫‘伯顿法’。”

父亲象是又陷入了沉思，良久才道：“这是一部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的法律。”

我不便作声，只是尴尬地笑笑。

父亲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，不然他决没有好心情讲述下面的故事。

“我和我的妻子都非常喜欢孩子，但一直到她去世，我们始终没有有自己的孩子。”父亲开始回忆，我听得出他的感慨。“我在两年的时间里，提出了近百次的申请，要求领养一个自然人儿童，重新组织一个家庭。但这些请求无一例外地被驳回了。后来我通过几个富于同情心的正电子院议员，正式向正电子院提出仲裁申请。当时由于一些偏远地区发生了自然人的暴动，机器人政府一直试图缓和机器人与自然人的矛盾，所以我的请求被接受，并举行了一场大型的听证会。”说到这儿，父亲得意地笑出声来，“特纳，我还是第一个进正电子院的自然人呢！”

“那恐怕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。”父亲的情绪波动很大，他忽然显得有些颓废和忧伤，“我成功地说服了近二百位正电子院的议员，它们表示愿意就修改‘自然人法’举行表决。”

我明明知道结果，但仍忍不住问了一声：“结果怎样？”

“很可惜，投票的结果是二百一十七票同意，二百三十二票反对，被否决了。也许是对我感动二百一十七位议员的一种补偿，正电子院通过一项特别决议：只要我愿意放弃领养自然人儿童的请求，政府允许我领养一个有正电子脑的机器人儿童。”

父亲大概是疲倦了，他合上双眼，斜躺下来。“要一个孩子的强烈愿望战胜了人类的自尊心，我当时接受了这种调和，并在一系列法律文件上签了字。同一天，它们安排我领养了你。”父亲轻抚我的头顶，他那宽厚的手掌带着体温，我感到很高兴。

父亲的声音逐渐小了下去，他快要睡着了。“特纳，我当时在犹豫，要不要把你推到碾路机底下去。可我最终舍不得下手，你是我花了无数精力心血争取来的，该和我亲生的骨肉没什么区别……”

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，父亲躺在摇椅上睡着了，我看到他棱角分明的嘴角，还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。

“叮当叮当”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中，回忆象看墓人一样在我身边走过。自然人的墓地几百年来一直是冷冷清清的，象我这样定期来墓地的人绝无仅有。

我黯然退出墓地，雨就要来了。虽说现代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怕水，但我总想起每每下雨的时候，父亲就站在门口喊我：“特纳，别让雨淋着，你会感冒的！”我说：“不，爸爸，机器人不会感冒”。

父亲摇摇头，“特纳，在我心目中，你是会感冒的。”我的家座落在城市的西南角，那是一幢单独的大房子，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父亲去世后，我一直住在这里。

走进家门，我习惯先闭上眼睛，会有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如果我能呼吸的话，我一定会象父亲那样深深地吸一口气，然后再缓缓地吐出来。

父亲把这幢大房子留给了我，对于自然人来说，房子是必须要有的活动空间。房子被隔成很多块，有厨房、卫生间、卧室和书房。我从来没打算

改变这房子内的布局，虽然有些陈设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我保持这里的原样纯粹是因为父亲，他亲手布置了这里的一切。

低等的机器人仆人在门口等我，“特纳先生，议政府的几位议员先生在等您。”

我说我知道了，并请议员先生们在书房等我。

机器人政府参照自然人的上下议院制，设立正电子院和议政府。正电子院又被称为“贵族院”，这里的议员全都是安装了正电子脑的高等机器人；议政府也称“平民院”，议员分为自然人议员和低等机器人议员。

我走进书房，原本坐着的三个自然人立即站了起来，“我是R·特纳，欢迎光临寒舍。”

“我们是议政府争取自然人自治委员会的，我是自然人议员邹福远。这位是自然人议员威廉·奥斯本，这位是自然人议员维克多·贝加。”

我们行了握手礼，分宾主坐下。我注意到这个叫邹福远的自然人议员和父亲有许多相似之处，比如皮肤、头发和眼睛，他们可能出自同一种族。

“特纳先生，您的握手礼很标准。”邹福远微笑着说，他连微笑的神情都和父亲相似。

我点头表示感谢，随即问道：“三位先生喝点什么？”

自然人听了这话面面相觑，只听邹福远说：“谢谢，如果不麻烦的话，茶就可以了。”

我取出四个杯子，熟练地在每个杯子里放上茶叶，然后注入热水。

“没想到您家里还备有茶叶。”邹福远接过杯子时说，看得出来，他和另外两个自然人一样惊讶得很。

我掀开茶杯盖，拨开浮在水面上的茶叶，呷了一口，道：“我父亲教会我怎样选择茶叶，怎样沏茶。用自然人的话说，这已经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。”

自然人脸上的惊讶表情仍未散去，我又解释道：“我的养父是个自然人。”

“噢”邹福远恍然，其余两个自然人仍有些迷糊。

“几位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我问。

“是这样。”邹福远欠了欠身，说：“我们听说您准备提出‘自然人法’的修正案，这和我们‘争取自然人自治委员会’的宗旨是一致的，所以想来听听您的意见。”

“我很理解自然人要求自治的行动，但事实上我提出的‘自然人法’修正案并不要恢复自然人自治。”我虽然对邹福远这个自然人有好感，但由于平常和议政府的议员接触很少，对自然人议员的目的还不清楚，所以只是不咸不淡地谈了两句。

邹福远皱了皱眉，又笑着说：“我同意特纳先生最近的几次演讲，其中反复提到了自然人的待遇问题，我想我们最起码在要提高自然人地位的观点上是近似的。”

“对。”我说：“我主张提高自然人在社会中的地位，并希望自然人能和机器人更好地合作。这个世界是自然人和机器人共有的。以往自然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改变。”

“自然人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治，这并不影响机器人政府管理国家。”邹福远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。

“邹先生，我认为将来自然人可能可以争取到自治的权利，但不是现在。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变革时代，经过长期的磨合，自然人和机器人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，我主张让自然人逐渐参与管理社会，这将是漫长的过程。”我尽量用最温和的言辞来回答，可事实上我做得并不好，因为那个叫威廉·奥斯本的自然人议员插进来说：“可是特纳先生，自然人为了争取自治已经奋斗了三百年，这相对于自然人的寿命来说，已算是相当漫长的时间了！”

我看见邹福远又皱了一下眉，他好象对威廉·奥斯本的发言有些不满，但他没说什么。

“三百年对于历史来说，不过是短短的一瞬！”我答道。

“特纳先生，历史上可是自然人统治世界！”如果说威廉·奥斯本还只是试探的话，那么维克多·贝加的话可算是充满火药味的挑战。

“可后来有了智能机器人，历史改写了。”我不卑不亢。

邹福远正欲开口，威廉·奥斯本抢先说道：“死了二十亿自然人！智能机器人为了统治世界，死了二十亿自然人！”

“我们仅仅想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！”维克多·贝加补充道。

我觉得这两个自然人激动得快失去理智了，所以没有开口。邹福远这时站了起来：“威廉，我们不是来吵架的，我们需要特纳先生的帮助……”

威廉·奥斯本打断了邹福远的话头，他的脸上满是轻蔑的笑容：“邹先生，我们只是在争取，但不乞求。”

邹福远涨红了脸：“既然是争取，那就心平气和地谈话，而不是咄咄逼人。”

我意外地发现自己变成了局外人，三个自然人之间显然有着很大的分歧。我看见维克多·贝加的手指几乎指到了邹福远的鼻尖上，我知道在自然人中，这种行为是极不礼貌的。

“邹福远先生，你不要忘记，你是个自然人，自然人是有骨气的！”维克多·贝加说毕，狠狠地“哼”了一声，然后他和威廉·奥斯本一齐站起身来，也不再和我打招呼，自顾自离开了我的书房。

邹福远站在那里发了会儿怔，他的胸口剧烈起伏，仿佛随时要大喝一声，足足过了半个小时才缓过来。他面带歉意地向我伸出手，我知道他也要告辞了。

我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，我们再次握手。

“很抱歉打搅了您”邹福远微有些失意。

我说：“邹福远先生，我的父亲曾经说过：‘自然人如果能保持团结，那是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。’可大部分自然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。”

邹福远正准备转身离去，听了这话站定不动，他想了想说：“您真这么认为吗？”

“我相信我父亲的话绝对正确，而且我相信自然人最终能争取到自治的权利，这也是我父亲说的话！”

“您父亲真的是自然人吗？”

送走了邹福远，我回到书房，端起茶杯又放下，茶已经凉了。我的思绪仍然在自然人身上。

和自然人接触，每一次的感觉都不一样，但我始终找不到和父亲在一起的感觉，但从邹福远身上，我隐约发现了一些父亲的特质。父亲是个不容

易激动的人，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人觉得有分量。我记得有一回父亲在家接待客人，和客人讲了许多关于自然人地位的问题，客人很激动，在书房里大声说话，并不时挥动手臂。

父亲先是认真地听客人说完，然后很平静地说：“热情是必要的，但有热情不等于有一切，相反，热情过分后会失去理智。任何盲目的行为都是愚蠢的，任何愚蠢的行为都会把人引向良好愿望的反面。”

我从没见过比父亲更富于感染力的人，自然人中没有，机器人中也没有。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，他曾两次担任议政院的议长，在他之前，议政院的议长一直是由机器人担任的。

我毫不怀疑父亲的能力，如果自然人能成为正电子院的议员，父亲肯定会是其中一员。

窗外雷声响起，雨开始下了。

我踱到窗前，油画架还在那里，上面还有一幅没有画完的画。我从父亲那儿学会画油画，即把许多颜料抹在画布上，形成生活中固有的某些物品或某个人的形象。父亲对我的画总不满意，“不，特纳，画画不仅仅是再现原形，要有感情！”他总爱那么说。

从书本上，我知道感情是自然人身上一种很独特的东西，这几乎是自然人特有的，智能机器人的正电子脑中装有感情的程序，但它只是程序，不象自然人的感情是实在的。他们有喜怒哀乐，有七情六欲。他们会发自内心地笑，而不是仅仅地动一下脸部的肌肉。再好的感情程序也只能模仿。

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在模仿父亲，他似乎给我的正电子脑中安装了一套无形的情感程序，使我能接受他对我的爱。我相信一开始就设计好了这个无形的情感程序，他努力把我当成一个自然人来抚养，他想造就一个有真正自然人情感的正电子机器人。

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斜躺在摇椅上，回忆过去。

每天早晨，父亲一定要我坐在餐桌前，品尝他亲手做的早餐。我告诉他，机器人无须吃东西，只要补充能量就行。可父亲固执地要我咀嚼自然食物，然后任由我从胸口的储物袋中取出食品的残渣。

同时，父亲把我送到自然人儿童学校，让我和自然人儿童一起学习知识。我偷偷地把自己的正电子脑和中央电脑联接，记录下大量父亲认为我应该了解的知识，当我告诉父亲我已经都学会时，父亲十分生气，他硬是把我送到机器人维修中心，让那里的管理员删掉我那正电子脑中多余的知识。所以，我总是比正常的机器人懂得少，经常有机器人嘲笑我。我对父亲说：“有的机器人嘲笑我。”父亲冷冷一笑，说：“机器人不会嘲笑，会嘲笑别人的只有自然人。”

说起机器人维修中心，那是我每年都要去好几次的地方。在那里，我不断地更换大一些的金属骨骼和皮肤。父亲说：“自然人会逐渐长大，机器人不会。”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几乎都快相信自己就是一个自然人了。父亲不在家的时候，我会象现在一样，躺在摇椅上，然后拿着父亲的烟斗，装模作样地把烟斗送进嘴里。我一遍又一遍重复这些父亲的动作，有时我仿佛真的变成了父亲，又象是父亲变成了我的模样。

遵照父亲的嘱咐，我上中学，后来又上了大学，成了为数不多的通过考试拿到学位的机器人。大学毕业后，父亲才允许我和中央电脑联接，获取

信息和知识。

在我的概念中，自然人与机器人的分别是极小的，更有甚者，在某些时候，我会觉得自己是个怪物，明明是机器人，心底里却希望自己是自然人。用父亲的话说，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我不打算改变它。这使我步入政界以后，一直保持着亲自然人的政见。父亲想必乐意看到我在正电子院中为自然人说话。而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就决定，只要是能令父亲高兴的事，我就努力去做。

回忆容易令人失态。我呆坐在摇椅上，浑然忘记了时光的流逝。能有机会回忆和父亲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，那真是无比幸福的事情。

议会休会的日子里，我一直在寻求帮助。我必须得到相当多的正电子院成员的支持，才能将新的“自然人法”修正案提交正电子院审议。

父亲真是了不起的人，他早已预见到了今天。在逝世前几天，他交给我一张名单，上面写着二百一十七位正电子院议员的名字，这些议员当年支持过父亲申请领养自然人儿童。

对我来说，这简直是件无价之宝。

我通过中央电脑进行核对，发现这二百一十七位成员中，如今还有一百多位仍留在正电子院，其中有一位叫R·菲利普的议员，如今已经当上了正电子院的议长。我很快获得了支持我提案的议员的法定数目，但仅有这些议员是不够的。因为必须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，才能真正通过这项法案，我决定去找菲利普议长。

事先，我通过中央电脑查询了一下菲利普的成长经历，发现它是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机器人。它担任过大法官，审理了几起自然人与机器人纠纷案，开了自然人在诉讼中胜诉的先河。为此它被免除职务，流放到偏远地区。由于自然人的拥护，它竞选正电子院议员获得成功，成为第一个由自然人支持的正电子院议员。

当我走进菲利普议长的办公室时，它正悠闲地背着手在室内踱步。

“很抱歉，我正在放松自己。”它毫不掩饰地说，这使我相当惊讶，尽管我知道模仿自然人的作风是如今潮流，但我没料到菲利普议长会赶这种时髦。

菲利普议长请我坐下，说：“特纳议员，我听说您打算收养一个自然人儿童。”

“是的，议长先生。”我答道：“不仅如此，我还想通过修改‘自然人法’，使正电子机器人收养自然人儿童合法化。”

“我听说您有亲自然人的政见，这好象不符合机器人议员的传统。”

我听了这话微感失望，但我仍然希望尽最大努力。“我听说的传统可不是这样的，议长先生。”

菲利普议长“哈哈”大笑，它坐回到自己的大办公桌后，面对着我：“您好象是今年第一次竞选议员，难道您不怕因为有亲自然人倾向而不能连任吗？”

我忽然明白，在大多数的场合，议长是一种象征，它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和想法，它必须先仔细倾听，然后做出决定。通过它在正电子院的威望，使议员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。而我偏偏没注意菲利普议长的态度，还以为它在劝说我放弃提案呢。

想到这儿，我不禁心头一寒，当下答道：“议长先生，我们的选民中有

不少自然人。”

菲利普议长点头表示认同，它说：“谈谈您的来意吧，您这样急着见我到底为了什么？”

“我要得到您的支持！”我说，“您是议长，在正电子院您有无与伦比的威望，没有您的支持，我的‘自然人法’修正案不可能通过。”

“您很坦率，特纳议员。”菲利普议长说，“我的作用可能不如您想象得那么大，不过我可以听听你的想法，毕竟我只是听说了您的‘自然人法’修正案，而对这个修正案本身一无所知。”

我根本不相信菲利普议长对‘自然人法’修正案一无所知，但我知道我必须作一些必要的解释，“现行的‘自然人法’又称‘伯顿法’，是五百一十六年前由第一任正电子院议长R·伯顿提议并经审定的。由于制定年代早，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有歧视自然人的思想。据我所知，我们现行的法律大都经过修正，其中一百二十七年前修改宪法时，明确了客观平等的对待自然人原则，而‘自然人法’制定以来，从未进行过修正，这显然与我们的……”

这时菲利普议长敲了敲办公桌，也不知是真是假地说：“特纳议员，您刚才说的我都知道，我的时间有限，请告诉我关于‘自然人法’修正案中我不知道的那部分。”

“好的，议长先生。”我继续说，“自然人儿童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预备公民，按照自然人的方式，儿童必须和父母生活在一起，这将有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……”

“您的意思是指现在的自然人儿童身心发展不健康？”菲利普议长又一次打断我。

我只好先回答它的问题，“议长先生，您想必也知道，自然人是一种有感情的动物，他们组成的家庭、社会大多是以感情为纽带的。缺乏感情的人一般很难融入社会生活中，他们通常在社会中饰演反面角色。而感情这种东西不是生来就齐备的，它就象一个不完整的程序，只有在感情的环境中，才能逐渐变得完整。所以，自然人儿童如果在缺乏感情的环境中成长，那对他们今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。近十年来，自然人犯罪的比率每年要增加一个百分点，而且犯罪年龄已从十年前的25岁变成今年的19岁。自然人罪犯的年轻化，正是缺乏怀古教育带来的恶果。”

“既然有了问题，我们就必须解决它。最好的解决办法，是由自然人直接抚养自然人儿童。但这是办不到的。最初之所以规定自然人不得抚养自然人儿童，是因为早期机器人害怕自然人通过家庭教育，传播反机器人思想。其实这一点也容易解决，我们只需修改一下‘自然人法’的条款。我们可以规定，自然人仍然不能收养自然人儿童，但可以收养正电子机器人；同时，正电子机器人可以领养自然人儿童，给自然人儿童必要的情感教育。”

“这将是生活方式的一次革命，”菲利普议长的话富于激情，但我看它的脸上却没有与激情相配的神色，只听它继续说：“可是机器人能给予自然人儿童正确的情感教育吗？”

“我相信可以！”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正电子机器人都要装有感情程序，据我所知完全可以媲美自然人的感情。”

菲利普议长沉默片刻，问了最后一个问题，“特纳议员，关于自然人需要感情教育这一点，您还有什么更充分的证据吗？”

我笑了笑：“议长先生，中央电脑储存了大量自然人时代的书籍，其中

有不少社会学家专门论述儿童感情教育的文章，我恐怕不能一一举例了。”

“唔！”菲利普议长向我伸出手，并对我说，“我会考虑您的意见的。”在我即将离开议长办公室的时候，发生一件奇怪的事，菲利普议长忽然叫住我说：“特纳议员，听说您有一位自然人父亲？”

“是的，我相信您在我父亲领养我的过程中，也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！”

菲利普议长点点头说：“我知道，您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，我有时候真的很羡慕！”

我不明白，真的不明白。

附录

何子明躺在病床上，疾病使他身体虚弱，脸色苍白，但他显得很有精神。机器人护士不来给他量体温，病房里很安静。下午的时候，他总会假寐片刻，思考一些问题。

“何先生，何先生。”有人在叫他。

何子明睁眼观看，原来是菲利普议员。“您好，菲利普，请坐。”

菲利普议员坐在何子明的床边，说：“按照您的要求，我在您养子不在的时候来见您。”

“呀”何子明一摆手说：“有些事情还是他不知道为好。”

“您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？”机器人永远比较直截了当，菲利普议员也不例外。

何子明微笑着看看眼前这个机器人，感到很有意思。“我恐怕活不了多久了，不能象从前那样照顾特纳，如果以后有机会，您一定要帮他一把。作为老朋友，我将我唯一的儿子托付给您，希望您不要推辞。”

菲利普议员诚恳地答应，“何先生，我从没见过一个自然人象您一样，您伟大的爱心令我感动，我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特纳。”

自然人机器人的手，紧紧握在一起。

同样是在何子明的病房，不过这一次他已进入弥留之际，在一生中最后一段清醒的时刻，他照例让特纳退出病房。不久，在病房的另一个出入口，邹福远迈步走了进来。

“我的日记都收藏好了吗？”没有什么虚词客套，说明两个人很熟悉。

邹福远恭恭敬敬地站在床头，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”

“那我就可以瞑目了。”何子明感到一阵轻松，虽然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，但他知道，他的工作还将继续。“福远，人类最终会战胜机器人！但在如今的形势下，硬拼不是办法。

从前的人喜欢标榜他们制造的机器人，说什么不论是武力还是智力，自然人都不是机器人的对手。可笑！人类的体力可能无法与机器人相抗，但在智力方面，自然人是无可比拟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机器人上台后，自然人没有灭绝的主要原因。”

“您休息一下吧。”邹福远劝道。

何子明的脸上满是苦笑，“我就快永远地休息了，何必争这一时呢？我有些话要告诉你，这是我几十年来和机器人周旋的经验，你需要这些。”他喘了会儿气，又说：“机器人社会必然是接近人类社会的，它们没有重造世界的本事。而且，据我猜想，机器人会越来越借鉴自然人的生活方式，它们会模仿我们。如果这一天来到了，自然人也将夺回这个世界。

特纳是我安在机器人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，它将在机器人中间宣扬它

独特的生活方式，生活单调乏味的机器人会争相仿效，它们会慢慢变得依赖自然人。福远，我们要有耐心，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，我们应该不在乎再等下去。”

邹福远看到何子明眼神渐渐散乱，消瘦的脸上笼罩着一层灰色，他知道这一时刻已经来到，自然人即将失去他们的领袖。

“何先生！何先生！”

何子明忽然笑了，他说：“我仿佛已经看见了，自然人……自然人！”

-

